

英烈全传

〔明〕徐渭◎编著

〔第一卷〕





英烈全传

〔明〕徐渭◎编著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烈全传/ (明) 徐渭编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7-3

I. 英… II. ①徐…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39 号

Ying Lie Quan Zhuan

英 烈 全 传 (一)

作 者: (明) 徐 渭

责任编辑: 康迈伦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7-3

定 价: 65.00 元 (全三册)

序

《英烈传》者，明人会稽徐文长之所排纂而成者也。文长抱奇才，郁郁不得志，其有感于太祖之崛起草莽，扶危戡乱，一时君臣交会之故，而托于贾竖贱人之口，以叙次其踪迹，文长亦惫矣。余尝考史传正文而处，必有野史、稗史网罗一时之故实而私述其是非，如世俗所刻两汉、三国、东西晋、梁武帝、隋唐等书中间，虽杂以滑稽诙谐谬秽恶之语，然十才一二。向先自好之士，既窘于史传正文未能到眼，若取两汉以下群演义而次第观之，其亦可以备古今治乱之详，而贤佞得失灼然在目。于此而感发惩创，厥功甚伟，而非犹夫游谈无根，如证道书《五才子》之属，无关于人心风俗，而拖笔累墨，但以供担夫之记诵者也。呜呼！以文长之才而居迂、固、里廉、延寿之地，知必能祖述前贤，为一代君臣添毫点睛，就使之湮闭不得见，造浪费于故纸堆中，而百年而后，有心如予者起而按其册，悲其志哉！呜呼！此其可为三叹者。是书板凡数十，盖销蚀磨灭日久即伤于完好。夏日无事，明窗昼长，余既为校订讹字，付诸剞劂，以供当代之采择，而复叙书之造端托始不同于作伪，心劳者如此。

东山主人书

目 录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地裂山崩倒太华	1
第 二 回	开浚河毁拆民居 童谣石人一只眼	7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脱脱计败芝麻李	11
第 四 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 皇觉寺太祖投生	15
第 五 回	牧牛童成群聚会 拜长老昙云为师	19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投母舅太祖安身	25
第 七 回	贩乌梅风留龙驾 太祖比试逞英雄	30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永丰县英雄聚会	35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攻三江破张家堡	39
第 十 回	定滁州神武威扬 收铁冠计取和州	43
第 十 一 回	兴隆会吴桢保驾 滁阳王得病归天	47
第 十 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巢湖军收俞通海	51
第 十 三 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太祖困天降大雨	55
第 十 四 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陶安紫气星降生	59
第 十 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取元兵设计得胜	64
第 十 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福寿自刎死尽忠	68
第 十 七 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伯温白猿献天书	73
第 十 八 回	刘伯温法遣猿还 孙炎领命访宋濂	77
第 十 九 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叶公龙泉救月狐	81

目 录

第 二 十 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赵忠投降杀邓清	86
第二十一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元兵掘深坑丧命	90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常遇春救回徐达	94
第二十三回	郭先锋活捉吴将 云龙攻取广德州	98
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二王毒酒害太祖	102
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 康茂才献城投降	107
第二十六回	释亮祖望风归顺 和阳王病故金陵	112
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 徐定访王祯入帐	117
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 清水塘余阙自刎	122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 刘基拜帅取金印	127
第 三 十 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 陈友谅破船逃走	132

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地裂山崩倒太华

龙兴虎奋居淮甸，际会风云除伪乱。
手提宝剑定山河，长骑铁马清民患。
杀气遮笼濠泗城，帝星正照凤阳县。
四海英雄逐义起，万国诸侯连策献。
百战功劳成大勋，沙场汗马征凶叛。
血污两浙缚奸邪，尸满三江擒贼汉。
扫尽妖氛天下宁，施张清气乾坤变。
功业皆从翰苑编，贤臣都入词臣赞。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假皇帝，敢行暴逆。幸有光武中兴，逮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来宋太祖，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汴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掳。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至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倘果渡得我时，

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头，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延宋祚有二百五十余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开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做的。正在惊疑，远远望见一带旌旗，俱是来迎王驾的，便即位于应天府。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名唤忽必烈，他的母亲梦见火光照腹而生，居于乌桓之地。后来伐乃蛮，威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帝号。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宝位，国号大元。传至十世，叫做顺帝。以脱脱为左相，撒敦为右相。一日早朝已毕，帝曰：“朕自登基以来，五载于兹。因见朝事纷纷，昼夜不安，未得一乐，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撒敦奏曰：“当今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日饮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游客，沉湎酣歌，唯陛下所为，有何不乐？徒自昼夜劳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负，绿鬓朱颜不再来。

顺帝大喜曰：“卿言最当。”左丞相脱脱进言曰：“乞陛下传旨，速诛撒敦，以杜淫乱！”帝曰：“撒敦何罪？”脱脱曰：“昔费尤迷纣王，无忌惑平王；今撒敦诱君败国，罪在不赦！望陛下听臣讲个‘乐’字。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天下之二；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洽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愿陛下察之！”顺帝听了大喜曰：“宰相之言极

是!”令近侍取金十锭、蜀锦十匹赐之。脱脱辞谢曰:“臣受天禄,当尽心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曰:“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拜而受。撒敦惶恐下殿,自思:“叵耐这厮与俺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意。”正出朝门,恰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叫做哈麻,领着一般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白寿衣,都带着七星摇拽堕马妆角髻,都履着绒和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娜,叮叮咚咚,悠悠扬扬,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原何颜色不善,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备细讲说一遍。哈麻劝说道:“且请息怒。后来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刻。”撒敦别过,愤愤回家不题。

且说哈麻带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使,问曰:“爷爷娘娘今在哪里?”内使回说:“正在百花亭上筵宴哩。”哈麻竟到亭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般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纳之。哈麻谢恩退出。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女乐则盛妆华锦,细乐娇歌,迎接入内,每日如此。不在话下。

一日顺帝退朝,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随命女乐吹的吹,弹的弹,歌的歌,舞的舞,彩袖殷勤,交杯换盏,作尽温柔旖旎之态。饮至更深方散。是夜顺帝宿于正宫,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帝急问曰:“尔何人也?”其人不语,即拔剑砍来。帝急避出宫外,红衣人将宫门紧闭。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顺

帝冷汗遍体，便问内侍是甚么时候，近臣奏曰：“三更三点。”皇后听得，近前问曰：“陛下所为何事？”顺帝将梦中细事说明。皇后曰：“梦由心生，焉知凶吉，陛下来日可宣台官，便知端的。”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恰是春雷。正是：

天开雷动阳春转，地裂山崩倒太华。

顺帝惊问：“何处响亮？”内侍忙去看视，回来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顺帝听罢，心中暗思：“朕方得异梦，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众臣朝毕，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朕夜来得一奇梦，卿可细详，主何吉凶？”志冲曰：“请陛下试说，待臣圆之。”帝即言梦中事体。志冲听罢，奏曰：“此梦甚是不祥！满宫蝼蚁毒蜂者，乃兵马蜂屯蚁聚也；在禁宫不能扫者，乃朝中无将也；穿红衣扫尽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名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赤衣子夺日之验，与此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灾患。”帝闻言不悦，又曰：“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曰：“天地不和，阴阳不顺，故致天倾地陷之应，待臣试看，便知吉凶。”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只见地穴约长一丈，阔约五尺，穴内黑气冲天。志冲奏曰：“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脱脱曰：“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知。”上即令有司官，取出一杀人囚犯，姓田名丰。上曰：“你有杀人之罪，若探穴内无事，便赦汝死。”田丰应旨，手持短刀，坐在筐中，铃索吊下，约深十余丈，俱是黑气。默坐良久，见一石碣，高有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再看四方无物，乃摇动索铃，使众拽起。顺帝看时，只见石碣上面，现有刻成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方。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罢，问脱脱曰：“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号，天下方保无事么？”脱脱奏曰：“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当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曰：“卿等且散，明日再议。”言毕，一阵风过，地穴自闭。帝见大惧。群臣失色。遂将石碣藏过，赦放田丰，驾退还宫。

翌日设朝，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如此不觉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引进西番僧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演牒儿法。又进僧伽璘真，善授秘法。愿帝习之，诏以番僧为司徒，伽璘真为大元国师。各赐良家女子三四人，谓之供养。璘真尝向顺帝奏曰：“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在而已。人生几何？当授此术。”于是顺帝日从其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瓣发，戴象牙冠，身披纓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绶带鞋袜，各执色刺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手帕长服，或用唐巾，或用汉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风管，小鼓秦箏，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安迭不花领之，宣扬佛号一遍，则按舞奏乐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许入内，余人不得擅进。如顺帝诸弟八郎，与哈麻、秃鲁、帖木儿老的沙等十人，号为倚纳，皆有宠任。在顺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体，其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闻。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又内苑造龙舟，自制样式，首尾共长二百二尺，阔二丈，帘棚穿廊暖阁，后五殿楼子，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有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带，头戴漆纱巾，于舟两旁各执一篙，自后宫至前宫海内，往来游戏。舟行则龙头眼爪皆动。又制宫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运

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则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钟一持铃，夜则神人按更而击，极其巧妙，皆前朝未有也。又于内苑中起一楼，名曰：“碧月楼。”朝夕与宠妃宴饮其上，纵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盗贼蜂生，天垂异象，妖怪屡生。燕原有鸡化为狗，羊变做牛；江南铜铁自鸣；汴城河水忽成五彩花草如画，二日方解；陇西地震百日；会州公廨墙崩，获弩五百余张，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二星陨于耀州，火焰蓬勃，坠地成石，形如狗头；温州乐清江中龙见，有火如球；山东地震，天雨白毛。各处地方申奏，似雪片的飞来，都被奸臣隐瞒不奏。顺帝哪里晓得，只在深宫昏迷酒色，并不知外边灾异若何。

第二回

开浚河毁拆民居 童谣石人一只眼

膾炙中原已百秋，蒸黎随处苦虔刘。

山青水绿非前代，草白沙黄都废邱。

天上云沉谁见日，人间愁重那抬头。

几时否极还重泰，醉在西江十二楼。

却说屢年之间，顺帝晏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遮瞒不奏，顺帝那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初花放，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风寒，哀雁悲鸣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装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世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像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庄为“白鹿”。

不知哪里来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个是天上人间，尘中仙府。”便叫跟随的人吩咐说：“你可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送了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得令，便到庄前问：“你是什么人家，做甚勾当？晓得我们贾老爷在此，茶

也不送一盏出来？”却见一人身長丈二，眼若铜铃，出来应接道：“不要说是‘假老爷’，就是‘真老爷’待怎么？思量什么茶吃，快走！快走！”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兵丁扯了这官儿奔出林中，那人也回去了。那官儿自言自语说道：“我贾鲁声名那处不晓得，可耐这厮如此。略施小计，须结果了这个地方。”不到一日，竟到京师，次日朝见拜毕。帝问：“贤卿一路劳苦。且说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寞。”又问：“一路风景民情如何？”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因此上民谣都说道：‘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庶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前日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据你今日说，到是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了言官不挑黄河，由它淤塞了，这些粮米，将从那路而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何待？”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浚？”贾鲁说：“臣一路来，正从徐、颍、蕲、黄进发，处处该开；至如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居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阔淤，作急该开。”顺帝即刻传旨，起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刻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题。

却说颍州白鹿庄前日持枪来赶的，向说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一身膂力过人，且又晓得妖术。家中有面镜子，人来聚会焚香，便照他是为官为吏，庶民军士的模样出来。倘与他心上不顺，便照出诸般禽兽形象出来。又结识一个朋友，叫做韩山童，假称世要大乱，弥勒佛下生，设下了一个白莲会。凡在部下，系红巾为号，鼓动这些愚民，如神如鬼敬他。有些小

事，便去照镜子，问下落。一日，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如此佛力，哪怕不做皇帝？”只听得锣声连连的响，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认得，却是本州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百余人，竟投庄而来，坐下说：“今奉圣旨，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浚黄河，拆去民居。”内有里正禀道：民谣说挑动黄河要反等语。知州说：“这是圣旨。谁敢有违？且旨上说，阻挠者斩，今日便借你的头，斩讫号令示众。”只说且罢，那刽子手竟推这里正到庄前，一刀砍下，献了首级。知州便吩咐，将头盛在桶内，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女鸡犬，赶得乱飞雪花一般。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量道：“青天白日，忽起这个霹雳，安排得我无家得窜，无地得依，奈何！奈何！”大叫说：“反了罢！反了罢！左右是左右了，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苦楚去。”登时聚会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说：“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自见分晓。”只见左边一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齐掘。不曾掘得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長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当中鉴着一只眼。福通大呼曰：“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挑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如何？”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福通便带了众人，竟投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因杀了知州，便时刻防备。一声锣响。便冲出一标人来，两下厮杀。福通虽是力大，手

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被官军赶杀十余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郁文盛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万余人，攻破罗山、确阳镇、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题。

且说官军依旧进城。坚闭城门。朵儿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便吩咐见赉本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昨日接到各府州县报说：‘贼兵反了共十四处之多。’”顺帝大惊，问哪十四处，有：

颍州刘福通、台州方国珍、闽中陈有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童州崔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汝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

顺帝闻奏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请大兵先讨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毕竟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